

阳春三月，我和老伴坐上了开往遵义的列车，开启期待许久的遵义之旅。

在我们这一代人心中，遵义二字有着特定的历史烙印和记忆，它不仅是黔北的一座咽喉重镇，更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之城，一座永载史册的会议之都。

走出车站，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一座造型别致、独具匠心的黔贵建筑，尤其是那黏土青砖砌筑的清水墙面，仿佛就是儿时从课本中看到的那个熟悉的遵义会议会址的画面，一下子拉近了我和这座城市的距离。

坐在公交车上，窗外的景色在流动的车厢外轻轻划过，街景仿佛化作脑海中的历史画面。那迎风盛开的杜鹃花，似一张张绽放的笑脸；那拔地而起的高楼，像一个个威武的红军将士；那穿梭不息的人流，如奔腾不息的赤水河。望着三月黔北大地的春景，我瞪大眼睛，要把这座我久仰的城市看个透彻，看个明白。

遵义会议会址坐落在老街。走进纪念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毛泽东同志于1964年题写的“遵义会议会址”牌匾，六个黑漆金字高悬于会址主楼大门正中，虽历经风霜洗礼，依然苍劲有力，金光夺目。

会议遗址建筑于上世纪30年代初，原来是国民党军25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宅邸。整栋建筑物由主楼和跨院两大部分组成。主楼属砖木结构，由黏土青砖砌筑的清水墙面，中西合璧，高墙垂门，巍巍峨峨。1935年红军攻占遵义时柏辉章仓皇出逃，这里成了红军司令部，著名的遵义会议便在这里召开。会议室设在主楼二楼原房主的

1955年我考取了合肥林校，学习造林专业，学制三年。其时正赶上国家大发展时期，各行各业急需大量人员。我校遵照上级指示，决定我们这一届学生提前毕业，立即走上社会。我们都兴高采烈，热烈拥护。

1958年初，我们被安排到省林业厅林业调查队工作。在老队长的带领下，我们踏遍了省境内大大小小的山头，对大面积宜林荒山进行测量绘图，编写植树造林规划书。

野外工作虽然艰苦，但能磨练人的意志。我不怕苦不怕累，虚心向老队员们学习，在实践中学到了许多生产技能，得到了他们的夸奖，我很感动，越干越有劲。

1958年，毛主席向全国发出了“绿化祖国，实现大地园林化”的号召，大大鼓舞了我们战天斗地的干劲和热情，都纷纷表示要为祖国的绿化事业贡献青春和毕生精力，积极要求到第一线去。

安庆地区到省林业厅要人来了。省厅党组立即调出13位同学到安庆，我就在其中。当年九月我毫不犹豫地赶到宿松县林业局（当时为农林局）报到，那张黑白照片就是我第一次到宿松，在宿松照相馆照的第一张相片。

从此我扎根在宿松，为林业建设奋斗了四十年，直至退休。

做了大量的调查之后，我发现，宿松有山有水有丘陵，是个好地方。但宜林地有七十多万亩，没有一片标准的森林，荒山秃岭约占

边走边思

阳春三月访遵义

孙仁寿



乱云飞渡 蔡钦 摄

小客厅，楼下就是作战室。会议室是一间长方形的房间，面积约有27平方米。屋内是普通的灰泥墙，红木色的地板和板栗色的门窗，天花板上吊挂着一盏带荷叶边的煤油灯，墙上挂有钟和两个壁柜，壁柜上有一面穿衣镜。屋子正中是长方桌，四周围有一圈藤心折叠靠背椅，有些破旧，桌子底下有一只老式的木炭火盆，是当时取暖用的。从这些家具和用品的摆设及其新旧

程度可看出当时生活条件是何等艰苦。这里的每一张图片、每一件文物都为时代树立了一座可歌可泣的丰碑，它们共同见证了86年前那场重要的会议。

走出小广场，就是气势恢宏的遵义会议纪念馆。馆中陈列的是自南昌起义到长征结束这一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的完整图片、文字及多媒体展示。看着一幅幅珍贵的照片和一片片翔实的资料，我的思绪

也随之飘向了那战火纷飞的年代。

从遵义会议会址所在的杨柳街向右拐，第一眼看见的是一座高大牌楼，上有张爱萍将军题写的“红军街”三个苍劲洒脱的大字。跨过牌楼，放眼望去，两旁是错落有致的仿古小楼，木栏青瓦，雕花门窗，古色古香，体现出黔北民居特有的建筑风格。街心一律青石板铺地，更显沧桑古朴，幽清整洁。沿街灯箱上的画面，均是红军长征途经地的照片。无数串精致的红灯笼，从家家户户的屋檐垂挂下来，汇成了一条红色的河流。徜徉在“红军街”上，那一块块用青石板铺垫的街道，那一间间琳琅满目的商铺，透着古老遵义城的香火气。

几十年来在中国人民的心中，遵义二字已远远超出了一个地名的含义。当时间的标尺越过遵义会议这个醒目的“原点”，回溯历史，我们能发现更多的细节。

遵义不止是红色的。它地处西南腹地，人文底蕴深厚，是一座历史与现实交映、文化与生态互融、自然与人文相连的红绿辉映之城。这里除有彪炳史册的遵义会议会址外，还有世界自然遗产丹霞地貌……这些都是遵义一直以来的标签。

望着眼前穿流不息的游客，我不禁心生感慨。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在这里召开的遵义会议，不仅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成为我党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也为遵义这座古城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转折之城”这一特有名片，不仅让遵义成为中国革命的红色热土、革命圣地，也让遵义这块黔北土地再次焕发出新的生机。

流年碎影

那山,那林

程宏谋

85%以上，都是茅草丛生，岩石裸露。宿松县委县政府多次开会，调查研究，制定计划，采取有力措施，带领全县广大人民大力开展植树造林运动。业务部门深入基层开办各种技术培训班，传授育苗造林技术。国营苗圃和县林场带头做好育苗、造林样板，传经送宝，请社队派人来参观学习，学以致用。因此，在全县范围内自觉地执行首创的自采种、自育种、自造林的“三自”方针。在许岭区东洪公社（属沿湖丘陵地带）推广油桐点播造林成功——开花结果，榨出了桐油，群众（都是渔民）非常高兴。地区林业局长张传来同志来宿松检查工作，提出要总结经验，大力推广，造势造声。

这期间社队林场也创建起来，迅速发展到了200多个，于1978年进行了一次整改，保留了有质量的130多个，共经营成片造林面积2.3万多亩。为集体经济储备了巨大财富。老百姓非常欢喜，夸社队林场就是“绿色银行”。为此我写了一篇文章《宿松县社队林场在整改中前进》，发表在《安徽林业会计》杂志上，并上报省市。

宿松县植树造林先进事迹进了省农展馆，展示了许岭区东洪乡严坞生产队自采马尾松种子、自育苗的苗圃地的照片；我局潘雪峰同志写的长篇文章，以县局名义发表在报纸上；省厅派人来拍摄了新闻纪录片“万水千山情意浓”在全省范围内巡回放映。更令人鼓舞的是，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兼林业厅厅长、老红军马长炎同志亲自主持，在宿松县召开了两次全省植树造林现场会，积极热情地倡导各地县组团到宿松县参观学习。

我也经常被邀到县党校和市局举办的林训班上讲课，两次被林科所推荐参加中央林业部林科院召开的林科技术座谈会。因为经常参加林业工作会议，我便有感而发写了一篇文章《略谈造林技术》发表在《安徽林业》杂志上。

1960年前后，我在宿松高岭乡公社担任驻村干部，眼见大跃进时期的“瞎指挥”导致老百姓生活很苦，吃不饱肚子，凭责任心向上提出不同看法而遭批斗，停职反省，后被农工部部长徐剑英同志要回县局，另有任用。

后来，我又被打成了“牛鬼蛇

神”，到县农科所“劳动改造”八个月之久。1967年，省林业厅指明要我带队到湖南省林业部杉木种子基地调运杉木树种。我很为难，因为“牛鬼蛇神”身份不自由。县农办军管会代表决定由县改办给我出差证明到省林业厅，转介绍信到湖南。我愉快地接受了任务，返回途中，交通突然中断……但我克服了重重困难，按时保质保量运回宿松。

那一年是我首次出远门，也是首次为宿松县引进优良树种。之后又陆陆续续引进了许多树种（包括经济林和用材林），改变了我县马尾松造林树种单一化的现状。

1999年，我退休第二年，有调查显示，宿松县林业用地73.3万亩，其中有林地68.2万亩，森林覆盖率达28.8%，活立木蓄积量123万立方米。现有林地中，用材林28.8万亩，防护林2.8万亩，薪炭林15万亩，特用林934亩竹林4.8万亩。

全县广大人民，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经历几十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取得巨大成绩。全县几十万亩荒山披上了“绿装”，沟河流水清了，自然生态也大有改观，夏季恶劣的高温气候大有缓解，人们感到舒服多了。

作为一名长期翻山越岭的林业工作者，我热爱这一片我为之奋斗了40年的山林。我现在84岁，身患两种癌症，希望死后能将骨灰撒在这片山林中。